

夜谭随录

【清】和邦额 著

【藏书导读】

《夜谭随录》十二卷,136篇。作者和邦额(1736—1795以后),满洲镶黄旗人,字睦州,别署愉园、霁园、霁园主人、蛾术斋主人等。他为人博学多才,兼长于小说、诗文、书画和戏曲。有诗集《蛾术斋诗稿》,尚有《学步集》一种,传奇《湘山月一江风》,绘画有《文姬归汉图》传世。《夜谭随录》刊于乾隆五十四年(1789),另有乾隆五十六年刻本,略异初刻本。清末坊刊简本多有删削。

《夜谭随录》是问世较早的《聊斋》续书。作品取材广泛,写神怪而寓深意。在许多作品中,作者对腐朽的封建阶级进行了谴责和揭露。

康有为“天游堂”曾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康有为(1858—1927),近代政治家、诗人。原名祖诒,字广厦,号长素,又号更生。广东南海人。光绪进士。1890年于广州万木草堂讲学,鼓吹变法图强。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,鼓动在京会试举人千余人联名上书,要求清廷拒和、迁都、变法。1898年支持光绪帝发动“百日维新”,失败后亡命国外。在经学、文学、哲学、诗词、书法诸方面均有精深造诣。其思想对近代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。著有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大同书》、《康南海先生诗集》等。

“天游堂”是康有为晚年在上海的书斋,斋名取自他自己的诗句“避人避地与天游”。天游堂在上海静安寺附近愚园路上的游存庐内,外观似茅舍,门窗檐柱全用带皮的树木制成,颇有田园风味。堂内悬挂康有为手书的联文:“天下为一家,中国为一人,知周乎万物,仁育乎群生。”他在天游堂内:“终日

以读书为乐 ,懒于接客 ,畏于公牍 ,痴耽书画 ,雅好山水”。“天游”是康有为晚年的精神寄托。

自序

子不语怪，此则非怪不录，悖矣。然而意不悖也。

夫天地至广大也，万物至纷赜也，有其事必有其理。理之所在，怪何有焉？圣人穷尽天地万物之理，人见以为怪者，视之若寻常也。不然，凤鸟、河图、商羊、萍实，又何以称焉！世人于目所未见，耳所未闻，一旦见之闻之，鲜不以为怪者，所谓少所见而多所怪也。苟不以理穷，则人生世间，无论天地万物之广大纷赜也，即一身之耳目口鼻，言笑动止，死生梦幻，何者非怪，不求其理，而以见闻所不及者为怪悖也；既求其理，而犹以见闻所不及者为怪悖之甚者也。

予今年四十有四矣，未尝遇怪。而每喜与二三友朋于酒觞茶榻间，灭烛谭鬼，坐月说狐。稍涉匪夷，辄为记载。日久成帙，聊以自娱。昔坡公强人说鬼，岂曰用广见闻，抑曰谭虚无胜于言时事也。故人不妨妄言，己亦不妨妄听。夫可妄言也，可妄听也，而独不可妄录哉？虽然，妄言妄听而即妄录之，是亦怪也。则《夜谭随录》即谓为志怪之书也可。

乾隆己亥夏六月霁园主人书于蛾术斋之南窗

卷 一

崔秀才

奉天先达刘公，未遇时，故世家子。少倜傥好客，挥霍不吝。车马辐辏，门庭如市。行路者健羨，邻里可知，而亲戚朋友益可知矣。

忽有崔元素者，投一刺，刘接见，询其邦族。曰：“山东临朐秀才也，游都门二十年矣。闻公喜结纳，来作食客耳。”刘大悦，与之往来，亦时济其薪水。崔率十余日一至。至必有所借贷。家人悉厌贱之。刘独不以为琐，每如其愿，未尝违拂。如是者二年余。刘连遭大故，资产荡尽。又三年，一贫如洗，更屡试不第。亲故白眼相向，动辄得咎，传为口实，渐至不相闻问；婢仆逃散，并有心作罪以求去者接踵，仅存一老仆。内则一妻、一女、一子，鼎足而三焉。

会腊尽，牛衣尘甑，无以卒岁。女能诗，戏吟曰：

闷杀连朝雨雪天，教人何处觅黄绵。

岁除不比清明节，底事厨中也禁烟？

刘见之，笑曰：“此际玉楼起粟，若可煮食，足够一饱。今得汝诗，能不令人羞耶？”因和之曰：

今年犹戴昔年天，昔日轻裘今破绵。

寄语东风休报信，春来无力出厨烟。

妻怒之以目，曰：“往日良朋密友，有求必应，啜汁者岂止一人？今年尽岁逼，吃着俱无，犹不少思筹策，乃合儿女子作推敲丑态。想亦拼得饿死，故预作《薜露》挽歌耶！”刘曰：“然则欲我做贼去耶？”妻曰：“做贼亦得，第恐君无其才耳。顺城门外朱知县，方其落拓时，与汝为莫逆交，一日不见，亦不能耐。今闻其丁艰在家，宦囊颇厚，诂不能走一筒，聊济燃眉耶？”刘曰：“微汝言，吾几忘之矣。”亟作书，遣老仆往投之。日暮，赤手回。入门即骂曰：“丧心人，不必复与相识矣！始而阖人辞以他出。我则不信。既而送客在门，相见，两眼棱棱，持书而入。再四促之，始传语，言‘事忙，不暇修覆，但借口致意主人，现在凡百需费，囊无一文，正愁无处措置，断难如命。’云云。似此丧心人，若复与相识，名节扫地尽矣！”

刘企望一日，满拟必获如意。骤闻此变，不禁索然。妻晒曰：“莫逆交不足恃矣，然总角之交，应非泛泛也。城北杨君，非与君为总角交乎？”刘以为然，复走柬以干之。杨辞以“生意淡泊，本利盈亏，无囊可解。”刘拊髀叹曰：“面朋口友，固不足怪。欲明通财之义，非道义之交不可。”乃挑灯作札，罄吐肝膈。翌日，付老仆持送南城靳公子。靳世胄阔阅，田园遍畿辅。公子与刘为世交，又属至戚。每当晤时，夜以继日。所讲论非忠义大节，即出世大道，互相诱掖，不啻同胞，所谓立脚不随流俗，留心学作古人者。阅札即刻复答，谓：“叨在知己，亟当如命。奈心与力违，束手无策。君但勉为尚志之士，无自暴弃，又何忧贫贱哉！且天

生刘君，必非碌碌者。君姑待之，保有大富贵日也。第好义如弟者，值此危急之秋，竟坐视良朋之困，不能一援手救，殊堪自愧。唯知己者谅之耳。”刘忿然，掷书于地曰：“荷荷！平日披肝胆，谈道德，何啻羊左任黎。每举一子一女，犹以百金为寿。今急切相需，不破一文，乃反以肤词迂说相敦勉。所谓道义之交，固如是乎？”老仆慰之曰：“主之朋友，大概未曾交得一人。亲戚中不乏富贵者，盍拼一失色，与之通融？”刘叹曰：“朋友列五伦之一，尚三呼不应，琐琐姻娅，又何望乎？”

言次，闻门有剥啄声，报崔秀才来矣。妻曰：“呸！人家潦倒至此，彼尚欲来刲瘦胫耶？那知并胫也无，即欲来刲，正恐无下刀处！”刘曰：“不然，此空谷足音也。”延之入。崔曰：“刘君纵理不入于口，而乃一寒如此哉！昔日之繁华，真耶幻耶？今日之索寞，幻耶真耶？詬技易穷，青松落色；槿心朝在，夕不存矣。尚有一人肯杖策踵门如崔元素者否？”刘曰：“夙昔自谓盟车笠，订金兰，得一二耐久朋，为终身胶漆。不意翻覆若此，不敢复言交游矣！”崔曰：“不然。夫廉将军免官客去，翟廷尉复职客来，人情自昔然也。君自不达，夫何怨尤！智者当务之为急。为今之计，当奈何？”刘曰：“束手待毙耳。”崔笑曰：“出此言，当罚醵矣！吾闻负重涉远，不择地而休，累重家贫，不择禄而仕。盍投笔从戎，聊博升斗，不犹愈于托钵向人，受守钱虏之轻薄乎？”刘曰：“峣峣者易缺，皎皎者易污，非所以自完也。”崔曰：“外以笔耕，内以针耨，亦可免冻馁。”刘曰：“局促效辕下驹，夙所羞也。”崔曰：“奇货可居，垄断可登。鸟兽之羽毛可织而衣，其遗粒足食也。贪贾三之，廉贾五之。盍

为贾？”刘曰：“覬觐分毫，锱铢必较，素所鄙夷而弗屑者也。”崔曰：“然则度君之心，量君之志，欲更扬眉吐气，非官不能矣。欲为官，须登第；欲登第，须理旧业读书；欲读书，须膏火之费。吾视君皆未易办也。吾有钱八十千，可辇至。”刘曰：“君方同病，讵忍波累？”崔曰：“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予。夫何辞焉？”

遂言别。移时，以车辇八十千至。刘大感谢，欲备一餐相款，崔不坐而去。迟数日，复提一囊至，曰：“君曾肄业否？”刘曰：“新正伊迓，未免匆忙。”崔曰：“予思八十千，岂敷搏节之用。更蓄得一囊金，为君谋小康。”亟置之炕头，便出门，挽之不及。试启囊，灿然尽赤金也，一室俱惊。权之，三百两。

崔从此不复至，更不识其居处，徒铭感而已。出资购第宅，赎旧产，又于新居掘得窖金二瓮，遂成富室。僮仆去者，次第复来，百计夤缘，以求收录。亲友亦稍稍通庆吊。一年之间，繁华如故。刘不复好客，惟闭户下帷，日夜占毕。

是年及第，官清要，贺客日盛。值初度，预使人四出，凡亲故中之贫窶落魄及不能举火者，尽招致之。及期，亲友毕集，竞出金玉锦绣，罗列满堂，为刘祝嘏。刘乃张筵高会。酒再巡，罢乐出席，举觞属客，悉出所得，分赠诸贫贱之前，使各收贮。众愕然不测何故，僉曰：“凡兹不腆，实所以奉祝长年者，纵不足贵，亦诸亲友之芹献也，曷为散之？”刘叹曰：“今日何幸，群公臻至，锡我百朋，所恨座中唯少崔秀才一人耳！崔若在，必能知我之为此举也。”因袖出一笺，则五言古诗一章也。命其子朗诵以示众曰：

主人好施与，挥霍无踌躇。客有谏之者，主人笑曰毋。君谓财可聚，我意财宜疏。不暇为君详，聊以言其粗。财为人所宝，人为财之奴。富者以其有，贫者以其无。有则气逾扬，无则气不舒。逾扬人愈亲，不舒人不知。昔我贫贱时，颠踣无人扶。有身不能衣，有口不能糊。贵戚与高朋，相逢皆避途。居然一厌物，俨若非丈夫。今日奋功名，食禄复衣襦。门庭闹如市，势利日以殊。一寿千黄金，一箸万青蚨。奢穷欲亦极，无劳用力图。当时何其啬，今日何其都？顾兹亲串惠，岂我所愿乎？昔贫今且富，昔我即今吾。清夜维其故，反侧心踟蹰。其故良有以，今昔人情符。周急不继富，圣言不可诬，忆昔齐晏子，举火贍葭苳。又闻范文正，义田置东吴。设使天下人，能聚复能输。在在无和峤，处处有陶朱。流过阿堵物，何来庚癸呼？堪叹近富者，唯利之是趋。满盈神鬼恶，往往寄祸沽。用是常自惕，羞为守虏徒。况今得之如泥沙，当日求之无锱铢。君不见栖栖穷巷孤寒儒，此时此际如苦荼？

众闻之，无不赧然，如芒在背，多有逃席而去者，亦不追挽。

俄报：“崔先生至矣！”刘倒屣左辟鞠之。崔握手而笑曰：“君可谓国狗之瘦，无所不噬矣。奈何效杜子春口舌为！且繁华索莫，其衍几何？苟不齐之，魔障歟起矣。彼接舆髡首，桑扈羸行，倏来忽逝，岂屑屑于菀枯隆杀哉！会尽人情，点头亦属多事耳。”刘再拜曰：“至味之言，敢不佩为弦韦！”是夕客散，独留崔宿，妻子亦出拜之。刘曰：“近日徙居何所？胡久不一至，致缺酬报。”崔曰：“昔者悉索君，君

时亦望报否？”刘曰：“实无是心。”崔曰：“然则予独有是心哉？何不恕也！”刘大笑。因问：“家中更有何人？”崔曰：“颇不孤子，子女孙曾数十矣。”刘忻然曰：“小女未字，以归君家何如？”崔曰：“此大不可！”力诘不可之故，崔支吾良久，始吐实曰：“君长者，言亦无害。所不敢与君结婚者，自愧非人，实艾山一老狐也。以君抱奇气，故不远千里来相结纳。致君贫而再富，亦定数，非吾之力。譬如作室，既镇其墓，又何加焉？吾特因人成事耳。今夙缘已了，即当长辞故人矣。”刘始大悟，不觉洒然曰：“君去固自得矣，将无使吾为忘筌忘蹄之人哉？”崔曰：“予非贪天功者，君何感焉？从此前程皆顺境矣。官不过三品，而富则十万。虽然，诘无一言为留别之赠：吾闻人心不同，有如其面。豫樟二木，七年乃知。知人之鉴，不易明也。甘以坏，何如淡以成。毁方而瓦合，全交之至言。君其志之，勿为雉犬所笑。”言讫辞去，永不复至。刘后官至臬司，以老告归。感崔之谊，朔望祀以香楮，终身不衰。

闲斋曰：戈戈之俗，万变千更，交固不易言也。方其盛也，面朋口友，不招自来，及其衰也，冯瀛、灌夫，麾之不去。除毁方瓦合一道，诚无良法矣。胸中自有泾渭，皮里自具春秋。故穰穰而来，茕茕独往，交可以始终一也。不然，直欲尽化同人为异物，易济济为缓缓，有此理哉！

兰岩曰：富贵则趋附之，贫贱则违避之，俗情概然。然曾无一人矫然独出，而仅让此狐。人而不如狐也，良可愧也！

碧 碧

整屋诸生孙克复，流寓阶州，爱其地土厚水甘，卜筑山村，耕读自乐。屋左依山临壑，构一草阁，颇虚敞，可以眺远。阁下林深菁密，虽有一径，人迹罕经，仅通樵牧。

一日，孙独凭阁上，远远见一人循径来，草笠布衫，仿佛甚美。既辩眉目，果美甚。丹唇皓齿，华发素面，十七八一变童也。孙骇曰：“世岂有男子而姣媚若此者乎！”亟趋下阁，要遮而鞠之曰：“山深路僻，豺狼佚佚，小郎日暮孤行，进将安止？盍姑住此，明旦早行，庶不至旁观者代为忧虑。”少年曰：“夙非姻娅，生熟两不相谙，猎食或然，宿应不可。”孙素有断袖之癖，一旦值此璧人，欲情火炽，遽前拥之。少年大惊曰：“奈何邂逅相遇，辄以横逆见加！”孙曰：“卿慧人也，何待解人？”少年遽遽，极力挤之。孙猝不及防，失足坠岩下。少年脱然去。

孙为一树枝夹住，欲上不能，欲下不得，呼叫声嘶，无人知者，自拼必死。忽一女子，过而见之，讶曰：“如此陆危，何乐而为之？”孙曰：“为人所算耳，能救我否？”女曰：“救亦非难，第未识何以报德？”孙曰：“除却再夹树枝，余悉唯命。”女吃吃笑，解足缠抛与一端，援之而上。孙良久神定，整衣谢之。女徐徐束足，了不见答。

孙方怪其倨，审谛之，则苗条婉妙，绝代美姝也。不觉缩颈吐舌，且惊且喜，阴念：“何今日奇遇之多也！”

时日已薄崦嵫，四山渐暝。乃再拜而请曰：“再生之德，

未易仓卒图报，幸小住为佳。”女笑而睨之曰：“子大不良善，甫得生机，又造死业矣。”孙听其言谑，窥其意厚，大不似少年漠不关心者。遂携入阁，缱绻备至。约三更，女披及起曰：“今夕与人约，须践之，翊日重晤。”孙阻之以臂，曰：“卜夜未卜昼。”复留与乱。因诘：“卿孱弱处子，虽乘以油壁，舁以笋舆，犹恐不胜劳瘁，底事单形只身，远陟空山，令人弥思弥惧，中心能无稍怖乎？”女自言：“宓氏，字碧碧，年十八。嫁前村方氏子，半年而寡。今日为母寿归宁，来此捷径，不意遇子。不能自贞，诚夙分也。愿与子偕老，俾茕嫠有托，莫见弃否？”孙愀然曰：“得卿为妇，小子何修哉！但碍有老母，赋性方严，出入小闲，尚须咨白，不告而娶，实不敢专。然而父母爱子，何必苛求，见卿可人，应无不纳。容徐图之。”女曰：“儿于子亦非无益者，子果肯降心相从，终始不贰，则可以全性命，了死生。夜气之牿亡，旦夕可复，俾子蜕蜃丸而为鸩蚘，化腐草而为夜光，必当同为人极之游，不复羁滞形骸，听阎摩罗什天尊为政矣。”孙大喜，相见恨晚。

晨兴，即以告母。母呼女至前，反复详讯。乃谓孙曰：“儿勿草草。吾闻颜朱眸绿，尤物蛊人，倾万乘之国尚有余，祸匹夫之身庸有不足？老身七十矣，所见闺秀，何啻千万，至若此之穷妖极艳、一见炫人心目者，实为乍睹，真祸水也。汝何德以堪之？且天方氏之子，不祥孰甚。可急遣之，勿速死亡！”

孙默然鹄立，面如死灰。女进曰：“姑之见亦左矣。儿非自媒者，诚以藜苦不如荠甘，故腆颜自荐。儿不厌郎贫，姑奈何畏儿蛊乎？”母曰：“不然，小娘恋新欢，忘旧好，钟

情者固不得不然。而老妇为豚犬作马牛，用心亦不得不尔。”女勃然怒曰：“何物老姬，鸠毒若此！儿去此！岂便无啖饭处耶！”且斥孙曰：“君木偶人，不足与语。不听好言，不久当死。穷薄相，即死亦为下鬼。彼时当袖手高坐于刀山剑树之旁，看汝挣阉耳！”遂愤愤出门，不知所之。

孙涕泪纵横，颇形怨色。母慰之曰：“天下多美妇人，何必是？况深山穷谷，忽致丽人，非草木之妖，必狐鬼之怪。儿倘或迷惑不悟，冥想致邪，则老身将谁赖乎？”开喻再三，孙意少解。

居无何，有翁媪二人，率男妇六七辈，直入草堂，汹涌叫骂。孙甫出讯，辄遭扭结。翁以杖叩孙之背，曰：“跌落涧下，与死为邻。苟非吾女援手救，则山中鸦鹊饱汝肠胃久矣！今则弃捐吾女，抑何竟负恩而背本乎？”孙蓦然值此，色变气沮，不能发一言。家人咸集，莫能解纷。孙母乃策杖出曰：“无咩。有事不妨好议。”媪曰：“亲母出矣！亲母之发，如此种种，底事出言无度，致小女归去，愤懑不餐。脱有不韪，亲母之肉，岂足食乎？”孙母始知即女之父母也。阴念：“来势凶猛，必将选事，不如姑却以婉词。”方启齿，媪即止之曰：“勿多言，可即墜壁除庭，明日即送鱼轩到门矣！”遽释孙，纷然而散。

母谓孙曰：“视此行径，愈信为妖物矣。从来邪不犯正，尔心果守正，不难一麾而却也。”议已定，戒备以待。

次日黎明，翁媪已送女至。鼓吹之谊，妆奁之盛，仆婢之多，内外填塞皆满。孙颇歆羨。母以庖庖撑宅门，隔阖大言曰：“吾家门庭，自来清肃。无故来扰，能不自愧！可速退，无自取辱。”翁媪怒发，曰：“怜汝家中纷纭，无执干

者，故不惜爱女送来祇奉，胡为强自高？其谓我缩领曲背，不能俾刃于老虔婆之腹中耶？”于是飞砖掷砾，攻击久之。母终置若罔闻。翁媪亦觉索然，但发恨声曰：“且去休！且去休！自有设施在后！”因复散去。

村人知其事，传以为怪。二三齿德来说孙母曰：“吾村地僻人稀，守望之助不给。宅上孤儿寡妇，辄与异类为敌，执迂见以启寇仇，非所以计万全也。此间旧有狐仙，村人往往见之，然而未尝为患。兹来相扰者，为狐无疑。奉狐者，或与交游，或为姻戚，自古有之，无足为怪。令郎神气不凡，即娶狐妻，应不致祸。莫若姑听之，以解目前之害，不亦可乎？否则，结包既深，则为祟必亟，恐贤母子不能安枕而卧也。”孙亦几谏其母，母不得已，从之。是夕，翁媪复送女来，愉悦之色可掬，若预知母有俯就之意者。成礼而返。孙及女速好甚敦，女事母亦极婉顺。日用所需，随念而至，一家人享坐食之福。

女一日谓孙曰：“今日有君之内侄来，须自检束，勿貽后悔。”孙曰：“我之内侄，卿之犹子也。长幼自有名分，何检束之有？”既来，非他，正曩日挤身岩下之姣童也。孙大骇，回念前事，深自踏踖。而少年谈笑自若，毫不介意。孙始而安之，既而昵之，已而渐生狎褻，齟齬骤接其吻。少年惊怒曰：“狂奴故态，一毫未悛。岂有作人尊长，而不自庄重如是者哉！”复力挤之，踣于案下。少年翩然去。女至见之，忿恨良久，徐乃叹曰：“徒费周张，酸子尚足与言性命事哉！”遂不辞而行。一切器物，不见人取携，一霎化为乌有。孙与少年接吻时，觉异香入脑，衣上亦有香气，数日不散，渐归两腋，遂患瘟疔，终身不瘥。

闲斋曰：狐性本淫，无足怪者。老狐何所图，而必欲以女嫁孙，以成其私奔之志，岂亦爱忘其丑，若知子恶之故欤？然女固不贞，而男又何洁也！是知世之好为龙阳，巾幗自甘者，曾雄狐之不若矣。

兰岩曰：断袖之癖，人或有不免者。独怪孙生，始以轻薄致坠岩下，甫得救援，复生痴想，即有如此立志送女与人之老狐，得以大享坐食之福，亦至幸矣。乃于正宜庄重自持之时，忽尔故态复萌，顿忘愧悔，亦可谓不足有为者矣。卒为狐辱骂，而素所钟爱者亦弃之而去，身患恶疾，何以为人哉！丈夫也，而见鄙于妻子，已足羞矣，况异类耶！

梨花

京师时雍坊，有以十岁女来鬻者。孝廉舒树堂以钱三千得之，命名梨花。既长，艳丽无匹，淡妆浓抹，靡不相宜。小草闲花，随意簪之，皆堪入画。诸女眷效之，百不一逮也。性且慧黠，一家怜爱之。舒有女，幼字先达德公次子。及出阁，舒以二女奴为媵，梨花与焉。其一名春棠，亦可儿之殊色者。舒女则偏爱梨花，而公子待之尤厚，屡欲私之，奈梨花防维綦蜜，虽欲申以游语，亦不可得。

会德公考满，擢粤西某郡守，携眷南行。予友恩茂先，与德、舒二公皆亲戚也，荐金华尚介夫入德公幕。阅三载，公迁粤东监司。冬十一月，介夫因事入都。委装茂先家，朝夕晤对，所在人情风土，并德公家事，在所必谈。偶询及梨花，则曰：“司宅门久矣。”茂先曰：“言梨花耶？”介夫曰：

“正所谓梨花也。”曰：“然则何云司宅门？”介夫曰：“梨花之事，新奇怪异，骇人听闻久矣。君为德府至戚，岂尚未知耶？”茂先愕然，亟叩其详。介夫曰：“此下酒物也，不可浪言。”乃拨火煮酒，拥炉促膝，备述其事。茂先倏而惊，倏而笑，倏而咋舌，倏而拊髀。盖事既新奇，又介夫善为戏谑，故不能不为之色飞肉动也。

先是德公子任粤西也，自张家湾买四舟：公与夫人居一，介夫居一，仆从居一为庖厨，其一则公子夫妇及梨花、春棠也。行则鱼贯，泊则雁排。一日暮宿吴城，月明如昼。介夫苦热，五更复起纳凉。彼时群动尽息，忽闻第三船有款款启窗声，疑为暴客，潜起窥之。见一女子出船边，立而溺，虽隔两船，而月光朗映，阳具仿佛甚伟。审谛女子，则梨花也，心窃异之。第念梨花十岁至舒家，此时年十八，昔在茂先处，识之最熟，讵有假借？顾船是公子之船，人是梨花之人，而阳具则又居然阳具也，此疑团终难打破。

次日晨餐罢。冥测于舱中。公有老仆张姓，独坐桅舱，喟然兴叹，且自讼曰：“行年六十，不为小矣，何见所未见之事，总无了休也！”介夫怪而诘之。张曰：“稚子康儿，年小而诡大，丫头梨花，人雌亦声雄：此吾之所不解也。”介夫曰：“汝老成历练人也，予有所疑，质之于子，可乎？”张问：“是何疑事？试言之。”介夫视无人，低语夜来所见。张闻之，惊曰：“吾固疑之矣，何不白诸吾主？”介夫曰：“意欲白之，但自念作客依人，不宜预人闺壶，故默默耳。”张曰：“噫，是何言也！先生不早言，异事出矣！”介夫曰：“予意先白公子，何如？”张曰：“然，吾即往告之。”

是夕舟泊青山，张请问谓公子曰：“二爷知家中有妖怪

乎？”公子笑曰：“何作此语？”张曰：“妖怪不远，只在二爷船上。”且因耳语其故。公子大骇，入舱隐叩细君。细君结舌瞠目，良久及叹曰：“怪底守身如处子！且十八九岁，天癸未至。今若此，复何疑哉！”公子呼梨花诘之，赧然不应。公子闭门验之，梨花极力抵拒。公子乘隙探手胯间，则垂垂者，已触指翘翘矣。公子大怒，缚而献诸公。公不胜错愕，作威以究其原。刑具排列左右，梨花大惧，始涕泣吐实，曰：“曩岁迫于饥寒，父母鬻子谋朝夕。是时女价十倍于男，故作此弊，以求多售。今既败露，罪当九死。第自反未为非，法，祈全蝼蚁之命，当图衔结之报耳。”公怜其情，且辩其果系童身，竟曲宥之。并命剃发改妆，更名珠还，以志其异。举舟之人，莫不叹异。

公复使送介夫验之，并折简晰之，曰：“不意奇闻创见之事，出自本衙。所谓梨花，果桑茂之流亚也。幸童身如故，庶免株连。兹送其人至，请先生相之。所以必欲先生相之者，非谓魑魅魍魉不能逃于秦鉴，盖欲先生解惑，倘异日举以告人，赖此解嘲，勿致东西南北之人，归德某以帙薄不修之罪也。”介夫笑而验之，戏语梨花曰：“勿怪南人多事。吾乡风俗，雄者可雌之。今子雌而化雄，正阳长阴消之候。予之有于子，不可谓不厚矣。异日将何以报不韪乎？”梨花面颊颈赤，羞涩莫容。介夫赠以双履及香扇，报公书曰：“儒生眼界不广，赖珠还以扩充之，亦南行之幸事也！童体的确，尤足感甚。非公至德，畴其能之？是知事不足怪，可怪者，见怪之不怪也。”公见书大笑。

至任所，以其颖慧，命司宅门，颇能了当。公宠爱殊甚。张仆无子，公使认为假子，且以春棠妻之。公子固少年